

苦瓜菜,父亲的最爱

■ 吴征远

父亲最爱吃的是苦瓜菜,在艰难的年代里,苦瓜菜就像一位亲密的朋友,陪他走过生活的风风雨雨!

小时候,家里的副业是编织竹器。每隔三天,是镇上的圩日,头天晚上家里就要把竹器全部做好。第二天早上,早早拿到镇上去卖。卖完了父亲就到肉档口和摊主聊天,等到赶集的人走得差不多时,父亲就会捡一些便宜货回来。而妈妈在家里早煮好了饭,切好了苦瓜。等健步如飞的父亲把牛肚、牛耳或鱼等递过来时,就摘一把辣椒飞快地炒起来,炆起来。一会儿工夫,我们就可以大快朵颐了。在那个年代,苦瓜菜的香让我一生都难以忘怀。

为了可口的苦瓜菜,在父亲赶制竹制品时,我也积极地参与其中。那时候村里还没有电,更不必说风扇了。父亲和哥哥就各坐在一块黝黑的荔枝木板上,手脚并用汗流浹背地赶制竹制品。而我则拿着两把葵扇,左手扇父亲,右手扇哥哥。到了晚上十点钟时,我已经很累了。父亲说:“累了,你就回去睡觉吧,明天卖了东西,给几毛钱你买小人书。”可是我看见到旁边还放有很多未完工的竹器,如果没完工,明天晚上的苦瓜菜是没有的,买小人书的几毛钱也是没有的。所以尽管眼皮都抬不起来了,我两只手还是在不停地扇,不停地扇。朦胧中,我听到父亲对哥哥说:“你把

他抱回床上睡吧,你来扇扇,剩下的我来做吧……”第二天当我醒来时,父亲早已赶集去了。

分田到户后,父亲在山边的责任田挖了一口鱼塘,又在鱼塘旁边开垦了一块菜园。菜园里种有大白菜、香葱、玉米等,还用了一半的地方种上了苦瓜,我们全家老少齐上阵,用篱竹给苦瓜搭好架。夏天的时候,苦瓜藤爬满了竹架。不久,苦瓜花开了,橘黄色的花儿像一个个小喇叭,在晚风中轻轻地摇曳着。苦瓜成熟后,我就到鱼塘里钓回大鲢鱼,父亲把鲢鱼切好,用醋腌制一下,然后加上紫苏等调料,和苦瓜一起快速炆好,然后把炖好的鱼头汤也端出来。全家人就在院子里大快朵颐,好吃到连盘子都想吞下去。

父亲没有养鱼的经验,平常除了割草喂鱼,见到可以吃的东西,尽量都给鱼儿吃。有次他把邻居不要的蚕虫倒给鱼吃,没想到几小时后鱼全部翻肚子浮了上来。那些都是几斤重的大鲢鱼,损失非常大。父亲只是沉默了一会儿说:“我们只是花了几十元的鱼苗钱而已,平常都是割草喂它们,重新下鱼苗算了。”父亲随后把这些鱼分给了村里人,叫大家趁新鲜尽早煮来吃。

父亲叫人重新放鱼苗时,我也跟着去。我发现了不久前折断了的一条苦瓜苗,竟重新长出了嫩绿的枝头,在早晨明媚的阳光中旁逸斜出地生长。

临近春节,家里的鱼塘可以捉鱼了。因为价钱比市集上的便宜,而且从来没有下饲料,鱼都是用青草喂大的,所以全村都争着来买。晚上我们一起吃苦瓜焖鱼,我问父亲:“爸爸,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吃苦瓜?”父亲笑呵呵地说道:“你吃了这么多次,难道没吃出来?苦瓜,只是苦了自己,从来不苦别的菜啊!”我一愣,是呀,这个苦瓜还真是个君子,无论自己怎样苦,都不沾苦别的菜。

我忽然想起,上次鱼损失了那么多,父亲内心一定很苦吧。父亲每年都到电白挑鱼汁,路途遥远,步行来回要3天,一定很苦吧!还有姑姑曾经病重3年,父亲到处找人给她医治,为此几乎耗尽了家资,他一定也很苦吧。可是,无论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故,父亲从来没有在家人面前说过苦,他的乐观和开朗一直是家里的定海神针。

后来,我长大了,知道了苦瓜的许多功用,苦瓜能明目清心,能除虚火,而苦瓜干,对急性肝炎和感冒有很好的疗效。成熟后的苦瓜,奉献给世人的是一颗颗甜甜的红心,这或许是苦瓜归于生命深处的本来面目吧!

父亲走了已经近十年,家中的鱼塘还在。夏天又到了,那片菜园里的苦瓜蔓爬满了竹架,恰如我对父亲肆意漫溢的思念。我常到菜园里看看,看看那外颜疙疙瘩瘩、生命力旺盛、从不将苦味传递的苦瓜!

小河情怀

■ 华洪月

每一次回到新垌镇三官山脚下的家乡,我都要带着孩子们到村口前面那条弯弯的小河里玩水。河水清澈见底,河中的鱼虾、鹅卵石清晰可见,各种各样的鱼儿自由在地游来游去,河水欢快地向前流淌着,我们在水中尽情地玩耍。

家乡的小河是一幅美丽的画卷,令人神往。迷人的小河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无穷的快乐!

小时候的我非常喜欢这条小河。无论是春夏秋冬,还是白天和黑夜,清清的河水倒映着我瘦小的影子,清脆的笑声伴着哗哗的流水声环绕在小河两岸。

白天,小河边上热闹非凡,大人们在河边洗菜、洗衣服……放学后,我和伙伴们牵着大水牛来到小河边。灿烂的阳光肆意地洒在我们身上,高兴地跳入河水那温柔的怀抱中,与小鱼儿一起嬉戏着。大水牛也悠然自得地吃着青青的小草,喝着甘甜的水,享受着河水的清凉。

最惬意的就是夏天的夜晚,小河成了孩子们的水上乐园。夕阳西下,夜悄悄地来了,我们欢呼雀跃地来到小河边。小河悠悠,微风柔柔,虫声阵阵,月光如水,我们仿佛置身于仙境一般。在凉透心扉的水里,我们像鱼儿一样畅游、打水仗……欢笑声、拍水声、流水声此起彼落,大家都玩得不亦乐乎!

记得那年才十岁的我,在一个炎热的夏天,下午放学回家后,发现家里人都不在家,就偷偷地跟着邻居两位哥哥来到小河边。哥哥们从家里拿来了工具,我也乐在其中,帮他们搬石头、挖草皮、填陂(阻水)。不一会儿,河里大小、各种各样的鱼都在我们的包围圈里了。我们都露出了满意的笑容,乐悠悠地捉着惹人喜爱的鱼儿。

随着夜幕降临,我们仍然在河里意犹未尽地捉鱼。正在此时,家里人却为了找不到我而闹翻了天——奶奶大声呼喊我的小名,从村头找到村尾;妈妈在家里家外,翻箱倒柜地找;爸爸骑着自行车去邻村找……唯独就是没有到河里找我。

天拉开了黑的帷幕,我和两位哥哥伴着月色满载而归,我拿着数量不少的鱼儿兴高采烈地回到了家,我看见家里人的神情除了焦急就是对我充满了怒火。慈祥的奶奶一见到我就声音沙哑地说:“你到哪里了?我找遍村子也找不到你,大声地喊叫你,也听不到回应……”

看见他们为我而担心的样子,我的眼睛湿润了,小声地说:“我和哥哥他们一起去河里捉鱼。”严肃的爸爸却怒气冲冲地拿起门角的一条竹鞭,拉着我就往屁股上打,边打边说:“谁叫你去河里捉鱼,天黑了也不回家。”温柔的妈妈一边抢着爸爸拿的竹鞭,一边拉着我往怀里塞,温和地对我说:“以后无论去哪里都要告诉我们,而且不要等到天黑才回家,大家都会很担心你的。”受宠若惊的我被他们深深的爱包围着,哭成了泪人儿,肚子却饿得咕咕乱叫。

奶奶连忙处理着我拿回来的各种小鱼,她用鲜美的小鱼给我煮了一大碗香喷喷的粥。我津津有味地吃着甜美的鱼粥,忘了天的漆黑,也忘了鞭子抽打的疼……梦里的我仍然在小河里捉鱼摸虾,连嘴角流出的口水也带着鱼香味!

家乡的小河是我的童年乐园。小河奔流不息,世世代代滋润着万物成长;小河流逝了艰难的岁月,见证了村庄的进步,让人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

如今,在美丽乡村的建设下,小河更加焕发生机。河岸两边高大的风景树和美丽的奇花异草,倒映在清澈的河水里,令小河成了一条多彩的绸带。树上的小鸟和小河里的鱼虾也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。河水清清,波光粼粼,咚咚的流水声中和着人们的欢声笑语。



小瀑布 ■ 孙铭阳

野草莓

■ 刘广荣

那天,我到一个小县城游玩,看见有农妇在卖野草莓——23元钱一斤。虽然价格不菲,但是这种野草莓很受人们的青睐。

望着红艳艳的野草莓,我的思绪回到了孩提时代。

野草莓,在我们农村的山路、河两岸等地方随处可见。又细又长的茎,毛茸茸的,每条茎上生长着三几片叶子,颜色绿中带红,形状似巴掌,叶脉清晰有序,叶子边缘呈锯齿状,两面丛生绒毛,藤长满细刺。野草莓一般在春夏之交开花,花挂在茎顶端,白生生的,十分美观。仲夏时节,野草莓开始成熟;透过绿叶,只见星星点点,或淡红,或鲜红,或深红。小果子粒粒饱满,晶莹剔透,氤氲着芳香。我和伙伴们嘻嘻哈哈地一大捧一大捧采摘着,大饱口福。轻轻一咬,汁水便在嘴唇留下了一道道红印……

那时的我们,由于生活都很艰苦,没有水果吃,所以特别盼望野草莓早些成熟。当野草莓还青涩的时

候,就我和伙伴们便不停地往山上、河岸跑,不知跑了多少遍,野草莓才泛红。未熟透的野草莓不好吃,我和伙伴们只是解解馋而已。

采摘野草莓是赏心乐事。先往山中搜寻,荆棘里来藤刺里去。野草疯长,藤刺一片,直逼手脚。太阳热辣辣的,野草莓在几天之间变红了。蓝天白云,鸟儿啁啾。画眉鸟一会儿在这边,一会儿又飞到那边。我和伙伴们在画眉鸟的叫声中走向野草莓,猴急猴急地采摘,随摘随吃。嚼咬时野草莓“嘭”“嘭”碎裂声,别有一番风味。有时,看到又红又大的野草莓,大家一哄而上,往往被藤刺得皮开肉绽,火辣辣地痛。采摘时如果用力过大,野草莓就会掉落在地上,因为野草莓一碰即破,夹杂着泥土,就不能吃了,怪可惜的。摘的次数多了,我们知道将左手伸到下面手掌向上微弯以便接住野草莓,用右手拇指和食指轻轻一摘,一颗野草莓就到手了。

我们都很兴奋,要多摘一些回

去,留着慢慢吃。这时,大家就会脱下上衣,在摘野草莓的时候小心翼翼,因为它太娇嫩,摘下来以后,还得在上面放一层荷叶,轻轻地贴着野草莓。不能晃动,要小心呵护,否则不等回到家,一个个野草莓就会被挤烂没法吃了。当盛满上衣时,野草莓摘得差不多了,我们便打道回府。野草莓鲜吃最好,一进家门,我就找来大碗盛些水,把野草莓洗一下。然后大口大口地吃着,那个甜啊,沁人心脾,真过瘾!

在河岸摘野草莓更有趣。我和伙伴们把牛赶到河里坐在牛背上,由于河两岸野草莓特别多,只要把手一伸,就能摘到野草莓了。放牛时,摘野草莓最轻松,我们从上游至下游可以放开肚皮吃。吃饱后,还可以把野草莓串成一串玩……

光阴荏苒,虽然已经过去了很多年,现在家乡的山上和河岸果树成荫,野草莓几乎消失了,但我仍惦记着那个有野草莓的童年时代。哦,红艳艳的野草莓!

快捷投稿
扫码关注